

明太祖



明太祖像

克城以武，
戡亂以仁。

——太祖戒諸將語——

明太祖

目次

頁數

- | | | |
|----|-----------|----|
| 一 | 曾經削髮爲僧 | 一 |
| 二 | 才略智謀的一斑 | 三 |
| 三 | 很有幾個出色的助手 | 九 |
| 四 | 次第收拾羣雄 | 一四 |
| 五 | 勤勞而懂治術 | 一九 |
| 六 | 頗爲重農愛民 | 二六 |
| 七 | 極意改良習俗 | 三〇 |
| 八 | 選吏與求賢 | 三三 |
| 九 | 移民與屯田 | 三五 |
| 一〇 | 防禦倭寇 | 三七 |

- 一一 也會吟詩作文……………三八
- 一二 興過兩次大獄……………四〇
- 一三 不免惑於封建……………四四
- 一四 留得孝陵供憑弔……………四七

明太祖

一 曾經削髮爲僧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先世本在句容——今江蘇句容縣——業農，因困於元朝的重稅苛役，他的祖父，便丟了田地廬舍，帶着兩個兒子出走，遷居於泗州盱眙——即今安徽盱眙縣。祖父死後，因爲世亂時荒，生計艱難，他的父親和伯父，又相繼遷至鍾離——即今安徽臨淮縣。他父親共有四個兒子，他是最小的，一個，於元文宗天曆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五百八十四年，出生於鍾離。幼年時候，祇替人家看看牛。到了他十七歲那年，即元順帝至正四年，在旱災蟲荒之後，又起大疫，他的父母和長兄，都遭了瘟疫而死。家中無法過活，除留次兄在家勉強支持外，三兄到別姓去出贅，元璋則投皇覺寺做了和尚，藉此餬口覓食。他在皇覺寺住了一個月，也苦於飲食不繼，又祇得托鉢出走，遊食於光、固、汝、潁諸州。白天，踽踽地行走於蕭條的田野間，朝着有炊煙升起的地方去尋找人家，哀求分取些殘

羹剩飯；夜裏，則投宿於破廟孤寺中。有時，一路所過，都是破院敗壁，兵火餘燼，連日無從覓取飲食，則只得勉強找些野果充饑，真是痛苦備嘗。這樣過了三年，仍還皇覺寺。

這時，元順帝沈迷享樂，昏庸無能；宰相公然貪賄，諸將擁兵傾軋，政治腐敗，官吏貪污，稅役苛繁，災荒不救。人民在重重的壓迫之下，無法生存，遂起大亂。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自稱係彌勒佛降世，又詭言爲宋徽宗的第八世子孫，和他的黨徒劉福通，兒子韓林兒，煽惑河南江淮間的愚民，聚衆起兵，攻占河南諸縣。布賈徐壽輝，也號召黨徒，起兵湖北，攻陷蘄水、黃州一帶，自稱皇帝，勢力蔓延於長江流域。鹽販方國珍，也在浙東黃巖起兵，據有溫州、台州、慶元等處。其餘糾衆起事的，更是各方都有，數達百餘處以上，真是『羣豪並起，天下大亂』了。再加竊盜乘機活躍，地方更遭糜爛。

朱元璋的二哥和三哥，也在擾亂中喪了生命。在他二十四歲那年，有一個定遠人，叫郭子興的，也聚衆占據濠州——即今安徽鳳陽縣，同元兵相抗。元兵不敢攻，卻每天捉些良民去冒功邀賞。元璋爲了避免兵禍，覺得去又不是，留又不是，大有『遍地荆棘，無法容身』之慨；不得已，乃索性脫了袈裟，投入郭子興軍中。他既投軍，頗爲英勇，同元兵相戰，每

打勝仗。郭子興也很賞識他；第二年，便任他爲「鎮撫」，他遂從兵丁而躍升爲一員將兵的人了。

二 才略智謀的一斑

郭子興的部衆，係由各方投奔而來，事權不能統一，紀律尤爲不良，朱元璋頗感到不能和他們共事，且亦不願意和他們「同流合污」。因爲他雖是貧苦的田家出身，但在做和尚時候，卻已得了一些讀書的機會；及既投軍，對於這謎一樣的時局，頗想尋求解答，遂常於得空的時候，閱覽通鑑（即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等編撰。）以期在古代的歷史中，窺探治亂的消息。這麼，遂大大的給他一種受用，所以郭子興別的部衆，多劫掠人民，獨有他的部伍，卻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儼然是一種有爲的「王者之師」。他以後的所以能够平定羣豪，驅滅元朝，統一中國，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也就是植根於此。

明史和別的野史中，都記載着他的奇蹟，如：

『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

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

『遊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病已，失所在。』

『嘗爲人牧牛，私殺小犢煮食之，將尾插入穴，誑主者曰：「犢陷入地中矣。」主者拽尾不能出，真以爲陷也。』

『太祖（卽元璋）在寺，嘗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卽縮起尺餘。』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柏子潭，有五蛇來就之，因祝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地上，蛇忽蜿蜒其側，太祖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之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太祖功最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進酒，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中出，挾雷火光騰空而去。自是，諸將無不畏服者。』

這種種傳說，真是多麼怪誕呀！祇因一般人，不究事理，以爲他出身微寒，能夠「貴爲天子」，一定是出於天授神護，所以多方附會，造出這種傳說。其實世間那有這種事情，凡是有常識的，誰也不會相信。但以一個出身牧童，落拓爲僧的人，要做出一番大事業，成爲

一個復興民族的英雄，也當然不是一無憑藉能够成功。他所憑藉的是甚麼呢？實實在在說，第一個憑藉，便是他從讀通鑑得來的學識氣度，至於第二個憑藉是甚麼，則留待下章再說。

別話少說，再說朱元璋因爲見郭子興的那些部將，難與共事，便把「鎮撫」的兵權，交給他將，他自己同着徐達、湯和等幾位同志，帶着少數民兵，去另謀發展。他們先到定遠縣，用計收降驢牌寨的民兵三千人。原來時當亂世，各地人民，多結集堡寨，圖謀自衛，所以驢牌寨這地方，會有這許多民兵。他們又帶着這三千多民兵，向東進行，趁着夜裏不防備，到橫澗山去襲擊元將張知院，竟收降了他們兩萬兵馬。這一來，聲勢可浩大起來了，便會合了一個叫李善長的，乘勝攻下滁洲——即今安徽滁縣。

這時，是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五百五十九年。這年，有一個叫張士誠的，也聚衆起兵，攻下泰州——即今江蘇泰縣，進占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他本係操舟運鹽爲業，因受富家的欺負，氣憤不過，便殺燬富家，招聚鹽丁苦役們，乘機起兵。元兵既不能勝他，第二年，便由丞相脫脫，親率大兵來征討，圍士誠於高郵，並分兵旁攻六合。六合

是和滁州相近的。朱元璋頗爲着急，說：

『六合一破，我們的滁州要保不住了！』

於是他便派兵相救，護衛着六合老弱的人民，送到滁州來安頓。不久，元兵援軍開到，來攻滁州。朱元璋又預先設好伏兵，元兵中計，果然被他打敗。但元兵勢盛，元璋怕他們大部開到，再度進攻難於應付，所以又改變方法，把奪獲的軍馬，遣父老們送還元軍，且殺牛備酒，去慰勞他們道：

『我們守城，不過防備強盜罷了，諸位勞師動衆，爲甚麼丟開巨寇不剿，來殺戮我們良民呢？』

元兵聽說，果然引兵他去，滁州遂獲保全。

元至正十五年，元璋向郭子興獻計，攻取和州——即今安徽和縣。郭子興乃派遣張天裕等諸將會攻和州。攻下後，並命元璋做總帥，統率諸軍。元璋接到這個命令，擔心着諸將不肯受他指揮管轄，所以暫且祕不發表，祇約期同他們會議。屆期，諸將都陸續到會；那時的習慣，右邊算是大位，左邊總是小位，諸將先到，都高踞在右邊的座位上。元璋則故意

後到，很謙卑的坐在左邊。等到會議的時候，元璋設計策，條理分明，出語如流；諸將則瞠目不能作一語，方纔自愧不如，稍稍屈服。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分工築城，限定三日完成。過了三天，元璋所擔任的一部分工事，已經如期構築完成；但諸將所分任的工事，卻都沒有一個及期完竣。於是元璋纔拿出統率諸軍的公文，毫不客氣的入踞上位，面南而坐，命令諸將道：

『元璋奉令爲總帥，統率諸公軍隊。現在諸位所任工事，都未如期完成，實違軍法，例須嚴辦！』

這一來，諸將都大爲震驚，面容改色，汗流浹背，急得惶恐謝罪求恕。元璋乃乘機派人搜索諸將軍營中所擄的婦女，分別放還，於是諸將懾服，人民大悅。

元朝派了十萬大軍，來攻和州，元璋乃統率諸軍，抗禦堅守。被圍了三個月，城中糧食將盡，城外的餉道又被元軍截斷，形勢危急非常。元璋乃又激勵軍心，出元軍不意，突出襲擊，元軍竟大敗而退，和州也就解圍，反危爲安了。

同年三月，郭子興死了。五月，元璋爲謀進取起見，乃率兵從和州出發，設計渡過長江，

由新近加入的常遇春，首先從牛渚登岸，攻下采石磯那個要塞，於是元軍沿江的許多堡壘，便全數歸附。衆將們因爲和州正鬧飢荒，爭相搬取元兵的屯糧，打算仍回和州。但元璋卻抱着一種遠志，對徐達說道：

『我們率軍渡江，幸打勝仗，這個機會，很不容易；倘若仍歸和州，則長江東南一帶，沒有我們的希望了。』

於是他便效法從通鑑中得來的項羽「破釜沈舟」的故事，把自己軍隊渡江過來的船隻，斬斷繫纜，讓它們在急流中隨波漂去，使諸將斷絕歸念，抱有進無退的決心，並對他們說：

『太平離此很近，願與諸位同往攻取。』

果然乘勝前進，一舉而得太平——即今安徽當塗縣。太平一下，立即傳令張榜，禁止擄掠。偶有兵卒違令，便斬首示衆，於是軍紀肅然，人民悅服。元璋又分遣諸將，收復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等處。

到得第二年，又進攻集慶——即今江蘇江寧，也就是他後來建都的南京。集慶攻克，

有元軍三萬六千人，乞命投降，但都惴惴疑懼，深怕性命不保。元璋便從他們中間，選拔了五百個最勇健的，叫他們來到自己宿處，充當衛兵；這夜，他解除甲冑，撤去其他防衛，坦然酣臥，直到天明，藉以表示信任，證明毫無難爲他們之意。於是那些降兵，方纔安心，幷一致愛戴，都願爲他盡力了。元璋入城之後，又召集城中的官吏父老，對他們說道：

『元朝政治腐敗，災變紛起，我來，係爲民除害，務使地方安靖。凡有賢才，我極願敬禮他，重用他。元朝舊政，有不便的，改掉它；有苛擾的，除掉它；凡有官吏，切戒貪暴，不得殃民！』

於是百姓全都如釋重負，大喜過望。這時，江南重要的地方，還多元兵，元璋又遣徐達去攻克鎮江一帶，遣鄧愈去攻克廣德一帶。這年秋間，便由諸將的擁戴，稱爲吳國公，設置官佐，處理軍民各事，幷將集慶改稱應天。

三 很有幾個出色的助手

就前章中所述各事，已可窺見朱元璋才略智謀的一斑。他的所以能有這種才略智

謀，則係從讀書——讀資治通鑑——得來。唐代的政治家魏徵說：『以古爲鑑，可以知興廢。』元璋可說是從「以古爲鑑」而明白興廢之道，且懂得拿書本上的知識來活用，所以他的第一個成功的憑藉，就是學識。那麼，他的第二個成功的憑藉是甚麼呢？則是人才；就是幫助他創功立業的人物。我們該知道，一個做大事業的人，尤其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單靠他一手一足之烈，無論如何做不出大事業來，必須以衆人之才爲才，以衆人之德爲德，博採衆長，聯合衆力，纔能得到很大的成功。

朱元璋的第一個助手，實實在在的，應該首推他的夫人馬氏。這位馬夫人，原籍宿州——即今安徽宿縣，後家定遠，她的父母因避兵亂，把她寄托在郭子興處，做了郭子興的養女。後來元璋往投子興，因戰有功，子興很器重他，所以便把養女馬氏給他配親。

這位馬夫人，知書識字，賢淑仁慈，真是一個才德兼備的女子。元璋投依郭子興時，子興的兒子很討厭他，曾經把他私下關閉在空屋中，斷絕他的飲食。馬夫人欲救不敢，祇得拿些餅餌，給他充飢。一天，她正在鑊中煎餅，忽被仇忌元璋的人窺見，她急得把餅揣在懷中，竟致灼傷肌膚，潰爛成痕。後來幸被子興所知，把兒子一場訓斥，元璋纔得放出。子興部

下帶兵的人，常把擄獲的東西，獻與子興；但元璋獨沒有這些，很使子興不高興，這也全虧馬夫人密求子興之妻婉言勸解，纔少間隙。等到元璋另圖發展，軍務漸繁，軍中的文書，也是馬夫人一手掌管，井井有條，不稍失誤。一有閒暇，她又率同衆校尉的妻女，縫製軍裝軍衣，以備需用。有一次，元璋出戰，打敗受傷，被敵兵所追，這位馬夫人還親自背着他逃命。後來元璋貴了，馬夫人還是親自替他烹調飲食；有一次，因羹湯稍冷，元璋竟動怒反臉，拿起羹碗向馬夫人擲去，致她耳邊受傷，血流不止；但她依然神色自若，毫不張皇，也不鬱怒，從容熱羹重進，使元璋深感慚愧，自知暴戾。可是，這些還不算希罕。她的最大的本領，卻是善於識人，再佐以那種容忍的態度，使元璋任用賢才。她敬禮劉基、宋濂，始終如一的稱他們爲劉先生、宋先生。凡是讀過歷史的人，誰都知道朱元璋喜怒無常，性多疑忌。像他那樣多疑任性的人，怎能用得住人才，來創功立業呢！這卻全靠馬夫人的從中婉勸了。漢高祖得張良的劃策，使他懂得容忍；朱元璋得馬夫人的規諫，使他敬禮賢才。朱元璋的功業，卽說是馬夫人的功業，也並不爲過；祇因中國從有史以來，都是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不能出頭露面，所以祇好單讓男性顯身揚名了。她後來雖然冊封爲皇后，但不久便去世。等她一

去世，元璋便不免大殺自己的佐助者了。明初的事業雖然隆盛，但不能像百尺竿頭的更作上進，則對於馬夫人的早逝，我們是應當深致惋惜的。

在軍事政治方面最得助力的，還有劉基。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精天文，知兵法，尤擅長於政治經濟；而工詩善文，也足爲明初一代大師，至今尙有誠意伯文集二十卷行世。朱元璋的平定羣雄，統一中國，多出於他的謀略。他是一個很有卓見的人，舉例來說，如當元璋在應天做吳國公時，長江上流安徽、江西、湖南一帶，雄踞着陳友諒，恃其兵強，將東下而取應天；長江下游蘇南、蘇北及浙西一帶，則有張士誠，也是地廣勢盛。元璋在相形之下，顯覺弱小。如被夾攻，萬難立足。但劉基深知張士誠的性格偏於保守，陳友諒的志趣抱着進取；倘先攻士誠，雖易爲力，正給了陳張兩人聯合夾擊的機會，那是很危險的；以爲不如先攻友諒，友諒，士誠必不來救，祇要友諒攻破，士誠便很易收拾了。朱元璋用了他這計劃，果如所料，陳張兩方，都被翦滅。又如，元璋登帝位之後，想任用胡維庸做丞相，但劉基勸他道：

『這是一隻小犢啊，當不得大任，載不起重量，用他的結果，必致毀車斷犁！』

元璋不能聽過了不久，仍用胡維庸爲相。劉基很感嘆的說：

『倘若我的話沒有猜中，則最好沒有，算是百姓之福；倘若果真不出我所料，則百姓豈不遭殃！』

後來，胡維庸果真誤國害民，且勾結倭寇，圖謀叛亂，致引起元璋一場大殺戮，牽連了許多冤死的人。劉基的話，算是完全猜中了。

當時的人，多把劉基比作諸葛亮。但朱元璋的信任劉基，實在不及劉備信任諸葛亮那樣始終如一。在軍事成功之時，劉基本想對於政治經濟多所規劃，但因元璋多疑，忌者又衆，遂致難展抱負，卸職歸鄉。他的住宅祇是三間瓦屋，起居甚爲儉樸，諄囑子孫務農爲業，而於農暇讀書，全然是一種田家風範。他在鄉時，因鑒於閩浙交界間瑞安、淡陽一帶，盜匪據爲巢穴，擾亂地方安寧，乃上書請設一巡檢司，以資治理。但竟被胡維庸借此構陷，向元璋告密，說：『淡陽地方有「王氣」，劉基想在那個地方做墳墓，替子孫打算，因爲百姓不肯讓他，所以他請求設立巡檢，以便驅逐百姓。』元璋果真起了疑心病。雖然不曾很嚴厲的責罰劉基，卻因此削去了他的年俸。劉基頗爲恐懼不安，祇得進京入朝，不敢歸鄉。不

久，他在憂傷中病了，胡維庸又假作殷勤，帶了一個醫生來替他看病，吃了那次的藥之後，劉基便被毒死了。明初的事業雖然隆盛，但不能像百尺竿頭的更作上進，則對於劉基的不能始終加以信任，我們也是應當深致惋惜的。

在文化方面最得助力的，則有宋濂。宋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朝曾徵聘他爲翰林編修，他不就，住在龍門山中著書。後受元璋敦請，出來主持文化方面的事情。明初的禮樂，多由他裁定；元史也是他主編的。

在武功方面最得助力的，則有徐達、常遇春等。徐達係安徽濠州人，本爲郭子興部將，同元璋共事最久，他的軍隊紀律最爲嚴明，個人的生活也很儉約。常遇春係安徽懷遠人，勇敢善戰。他和徐達，同爲身經百戰的勇將，講到明初的武功，要首推他們兩位。

四 次第收拾羣雄

現在，我們且講朱元璋的怎樣收拾羣雄，統一中國。在前面第一章中，已經說起過韓山童、韓林兒、劉福通，在河南起兵。但在起兵的初期，韓山童就被元軍捉去，乃由劉福通奉

韓林兒爲首領，從河南建都於亳——即今安徽亳縣，稱爲小明王，國號叫宋。又派兵分擾山東及黃河南北各地，氣勢很盛，元璋且曾受他們的封號。但他們的軍隊，卻毫無約束，所過焚劫，且把老弱人民宰割烹煮，當作糧食，所以威令不行，民心不附，在十二個年頭之間，終於被元軍完全撲滅。

再說徐壽輝，奔突於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之間，同元兵相周旋，過了十年，也被他的部將陳友諒所殺害。陳友諒係湖北沔陽人，家世業漁。他投在徐壽輝部下，因功升至領兵元帥，旋又自稱漢王。殺壽輝後，即建都於江州——即今江西九江，國號叫漢。擁有江西、湖南等地，且已沿長江順流而下，攻占太平，進駐采石城，勢強兵盛。朱元璋很受他的威脅。元至正二十年，即民國紀元前五百五十二年，陳友諒且更進一步，將取應天。從太平采石順流而下，到應天祇是半天的路程。他還派人邀約雄踞於江蘇、浙江間的張士誠，出兵夾擊元璋。於是應天城中，便充滿着恐慌的空氣，諸將議論紛紛，多主張先往奪還太平，以爲防禦。但陳友諒占上流的優勢，戰船水兵，比元璋方面多至十倍，孤軍往擊，自然十分危險。幸虧元璋聽了劉基的計策，叫陳友諒的舊部康茂才，暗下寫信約他，故意叫他速來。

一面則派徐達、常遇春等，分別率兵埋伏於應天城南門外及大勝港等處。陳友諒不知是計，果然引兵輕進，元璋便親出督戰，水陸夾攻，竟把陳友諒打得大敗，乘勝上溯，克復太平，并下安慶。而張士誠方面，則果如劉基所料，並未出兵。

第二年，陳友諒又整軍前來奪還安慶，朱元璋親往克復，又把他打得大敗，且進而攻下他的根據地江州，陳友諒竟至乘夜率領妻子，逃往武昌。他的部將，更把龍興——即今江西南昌，建昌——即今江西南城，相率投降。陳友諒的疆土，便大爲逼蹙了。

元璋既得龍興，把它改爲洪都。過了三年，陳友諒造成樓船幾百隻，打算大攻元璋。順流而下，先把洪都圍住。洪都被圍，元璋親自率兵往救；到得湖口，陳友諒得訊，急忙撤圍，從鄱陽湖泛舟而出，把那些巨艦聯成長陣，來阻援兵。元璋的兵船頗小，不能仰攻，幾乎大吃敗仗。相持多時，幸陳友諒感到糧食的恐慌，大船又過於笨滯，不利進退，元璋竟得獲勝。恰好陳友諒在指揮的時候中箭身死，他的軍隊也就完全崩潰，再無戰鬪能力了。元璋又溯流而上，親征武昌；到得第二年，湖南、江西的各州縣，便都歸了元璋，陳友諒所創立的漢國，也就滅亡。

再說張士誠，在高郵自稱誠王，被元丞相脫脫圍攻之後，因脫脫被讒去職，他得乘間奪圍而出，從通州渡過長江，攻下常熟，進陷平江——即今江蘇吳縣，即在平江建立新都。又四下拓地，於元至正二十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五百四十九年，自稱吳王，據有浙江西部及江蘇沿海一帶，其境地南至紹興，北過徐州。擁兵亦有數十萬之多。但張士誠這人無甚大志，因平江素爲姑蘇勝地，人口盛繁，物產富庶，他便貪圖享樂，怠於政事，祇是建造宮室，遊觀聲色。他的將士們，也上行下效，舉動放縱，紀律全無。遇有戰事，每每托病推諉，邀求官爵田宅；既遂所願，不得不勉強出發，則又帶着大批的婢妾、樂隊、賭具、玩品，隨軍同行，以歌舞賭博爲樂，全不把軍務放在心上。所以當陳友諒約張士誠夾攻元璋時，張士誠祇是觀望而已，並不出兵。等到元璋平定武昌，便派徐達等來攻高郵，淮安，張士誠也不能抵抗。淮北一帶，遂盡被元璋所有。元璋又續派徐達，常遇春率兵東下，攻取湖州；張士誠親自來救，但那種無紀律的兵，仍然不堪一擊，又遭大敗；徐達等往攻杭州，張士誠又接連失敗。浙西既去，吳中益孤。第二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民國紀元前五百四十五年，徐達乃圍攻平江，將張士誠活捉而歸，於是蘇南、浙西，又告平定。

但浙東方面，還有一個方國珍，他據有溫州、台州、慶元等地。元璋又派兵攻台州，取溫州，克慶元，方國珍逃入海島；又派兵從海道會討，方國珍無法支持，也終於率衆投降。

江浙既全平定，但福建方面還有一個陳友定，廣東方面還有一個何真，他們仍都效忠於元。元璋又派兵南下，次第克服了福建、廣東、廣西。

元璋一方面在收拾東南，一方面則於滅張士誠之後，又遣徐達、常遇春等率兵北上，取山東，收河南，破潼關，長驅而進，於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民國紀元前五百四十四年，收復了元朝的京城大都。這大都，就是遼金時代的所謂燕京，朱元璋曾把它改名北平，後來明成祖時又改作北京。大都既下，元順帝便祇好率領臣僚，逃出長城，向漠北去建國了。這年，朱元璋又受李善長等的勸進，建國號爲明，改紀元爲洪武，登了帝位，做了皇帝，就成爲後來歷史上的所謂「明太祖」了。

太祖既登帝位，便立馬夫人爲皇后，子朱標爲皇太子；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其餘也照例有一番封賞。並把應天改爲南京，開封建作北京。新克服的大都，則改爲北平。自從太祖開始作軍事活動，漸次平定東南，到洪武紀元以前止，已一共有十六個年頭。

了。至於北伐的開始，係在他登帝位的前一年；大都克復，元人出走，則在洪武元年。

這時，東南和中原，算是已經平定，但西北和西南，則還未完全歸附。所以洪武二年，太祖又派徐達和常遇春，繼續收復山西、陝西、甘肅一帶。又因四川方面，爲徐壽輝的別部明玉珍所據，建都重慶，稱爲夏國；玉珍雖死，而子仍嗣立，偏保一隅；洪武四年，太祖便派湯和率兵乘船，從瞿塘進攻重慶，并派傅友德率領步兵，從陝西進攻成都，夏國破滅，四川也歸入了明朝的版圖。可是四川雖下，西南角上還有一個雲南，仍被元朝的後裔所占據。太祖因爲它過於偏遠，不願勞師動衆，曾經迭次招降，但仍無效，所以於洪武十四年，又派傅友德、藍玉等，往征雲南，結果，也就很順利的平服了。到了這時，中國的本部纔算完全統一。

此外，太祖又派藍玉、鄧愈、沐英等，分別討伐騷擾於長城以北的元人，騷擾於西北邊境的吐蕃，騷擾於西南邊境的諸蠻，邊境也得賴以平靖。而朝鮮、琉球、安南、緬甸、暹羅，以及爪哇等邦，也都次第入貢，國勢頗爲強盛。

五 勤勞而懂治術

太祖的任事，是很勤勞的，譬如吃飯時候，他也每每停下筷子來想；想得一樁事情，又立刻放下筷子，用紙片來寫；寫好的紙片，則次第綴在衣上；所以在事情多的時候，他的身上是纍纍然掛滿紙片的。

他在休息時候，則每每吟唱着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懷古詩，並把這首詩寫在屏風上面，以便時時觸目，常常吟讀。這首詩的句子是這樣：

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

總爲戰爭收拾得，

卻因歌舞破除休。

堯將道德終無敵，

秦把金湯可自由？

試問繁華何處在，

雨花煙草石城秋！

從這詩句的辭意看來，顯然他是警戒自己，可見他雖在休息的時候，也是「安不忘危。」并且他在公餘時，也不肯深居晏處，他是常常便衣改裝，暗下出來巡察，藉以周視民隱的。

有一次，他打算在南京獅子山巔造一座閱江樓。樓還未曾動工，卻先叫儒臣們作記。記文作成，太祖看了一番之後，便對那些儒臣們說：

「我們是多麼缺少人才呵！從前，唐太宗因爲要開拓疆土，繁興建築，卻猶有宮人徐充容上疏諫道：「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未可也！」現在，諸位所作的記文，都是依順我的慾念，並無一句規諫之辭，豈不是唐朝的女人勝過於現今的學者嗎？我並不是真的要造閱江樓，祇不過借此試試諸位罷了。」

果真，他以後沒有造閱江樓，祇是勞那些儒臣們做了好多篇閱江樓記。這雖然是他的一番打趣，倒也頗可以表白他的志趣。或者他確曾有過建造閱江樓以資遊觀之念，卻被又一個轉念「不願勞民傷財以重吾過」所打消了。像這種地方，他比起「不恤民力以恣享樂」的張士誠之流，確實要算賢明得多了。

他雖然照例也有宮殿，同別的帝王們一樣，但結構是樸素的。當建築宮殿時，由他親自鑒定圖樣，就把雕琢奇麗的除去了。

方國珍還未失敗時，一面向元朝稱臣，一面也同太祖敷衍。有一次，方國珍派遣使者，帶着金玉馬鞍等珍奇物品，來向太祖贈獻。太祖不願沈迷於這種物質的享受，辭謝不受，他振振有詞的說：

『現在國難未除，民困未抒，我們所渴求的是人才，所需要的是米糧布匹，寶玩之類，非我所欲，實在不敢領受。』

他這種處置和措辭，是很得體的。否則，他做領袖的人一經貪黷，被臣僚們「上行下效」起來，那還了得嗎！

太祖是深懂治術的，對於治軍安民，很有名將與大政治家的態度。他軍行所過，不妄殺，不妄取，祇是施仁布惠，收攬人才。我們且看他怎樣告戒諸將：

(一) 往平浙東時，大軍臨行，他諄諄告戒諸將道：

『勝敵不免假借武力，但定亂卻須憑藉仁愛。前次我入集慶，對於人民絲毫無犯，所以集慶也一舉而定，很少糾紛。每聽得諸將克服一城，不妄殺，不妄取，我總非常欣喜。原來軍事是一種不得已的動作，用兵正像用火，倘若不能善爲戢治，則且失去炊煮的功用，而成爲燎原的野火了。良將帶兵，在以不殺爲武；倘能如此，則是國家之利，也是人民之福。諸位務要深體此意，努力勉勵！』

(二) 往討張士誠時，在戟門舉行誓師典禮，他這樣告戒兵衆道：

『城邑攻克之後，不許殺人掠物，不許燬壞房屋，不許發掘邱壟！就是張士誠母之墓，新葬平江城外，也不得侵占搗毀！』

道：(二)出兵討元時，在山東、河南攻下之後，派徐達等繼續北伐，元璋又這樣曉諭他們

『中原的人民，久爲羣雄所苦，喪亂流離，觸目生慘。現在我們出兵北伐，正是爲了要想拯救他們。元固有罪，民卻何辜？前代革命之時，肆行屠殺，大背義理，我實不忍。諸將克城，務勿焚劫殺人。就是元朝的宗室，倘非邪惡，也要加以保護，藉符「伐罪弔民」之意。凡有不聽命令的，嚴罰毋赦！』

所以他的軍隊，紀律嚴明，很能除暴安良，愜洽民心。而諸將也頗守規範，不敢恣縱。現在，我們再看他自己怎樣的實行那些規戒：

(一)太祖第一次親征陳友諒時，江州已克，友諒的部將胡廷瑞也開了龍興城，向太祖投降。太祖入城後，他第一樁事情，便是除去陳友諒的苛政，罷免軍事上的供應，撫恤貧苦無告的人民。所以人民愛悅，沿着贛江的許多州縣，也都紛紛不攻來歸。

(二)太祖第二次親征陳友諒時，友諒因戰敗發怒，把從太祖方面所俘獲的將士，全數殺死，借以洩恨。但太祖怎樣呢？他不但如法報復，且把從友諒方面所俘獲的將士，受傷者善爲醫治，傷愈者及無傷者，全數客客氣氣送還。所以敵軍感佩，友諒的部隊，竟多歸降太祖，連最親信的追隨左右的兩個「金吾將軍」也投了太祖，太祖竟得因此以弱敵強，以少勝多。

洪武元年時，太祖召集各府州縣的職官來京，諄囑他們道：

『現在國家方纔平定，人民的財力和勞力，都感困難，治民理政的第一要事，在於給他們以正當的休養安息，藉以蘇復積困，培養民力。執政的人，首重廉潔，要廉潔而能約束自己，纔能替人民造福謀利。勉之！勉之！』

洪武二十八年，他爲了提防官吏或以非法重刑殘虐人民，又鄭重其事的登上奉天門，訓戒職官們道：

『朕自起兵以來，已有四十多年，自知頗能灼見真僞。有時因爲懲治奸頑，偶或法外用刑；但法外之刑，本非常典。以後官吏執法，務要依照法律，嚴禁「黥」「刺」「荆

「劓」「闕」「割」諸刑，官吏敢有請用這種酷刑的，一概重罰嚴懲！

至於他的「法外用刑」，在後人看起來，認為還算得當，足以懲治奸頑，「殺一儆百」的，是甚麼樣的事呢？我們且再試舉兩例來說：

(一) 洪武十七年，有一個安徽盱眙人，進京來獻「天書」，太祖下令，把他砍頭示衆。這當然是因爲他假托妖言，欺惑人心，所以嚴懲以儆。雖然辦得重一點，似乎還痛快。

(二) 洪武二十六年，據說曾經下過一道詔書：「學唱的割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腕，蹴圓的砍腳。」所謂雙陸，是賭博的一種，即從前人玩的打牌，所謂蹴圓，又名蹴鞠，是從前人一種踢球的玩意兒。照我們現在人看來，如此辦法，未免太兇。但我們也該知道那時的環境：原來元朝末年，政治腐敗，士風偷惰，官吏、士紳，無賴，多不幹正事，一味的唱戲（元曲）下棋、蹴鞠、打雙陸，確實有點不成樣兒。所以張士誠的將士們，即在出發作戰時，也帶着婢妾、樂器、樗蒲、蹴鞠，手持車載，相躡不絕；這樣的兵，還不是殃民有餘，抗敵不足嗎？明初緊承元末，遊閒之風，未能泯沒，恰值太祖是個崇尚勤勞的人，對於無賴們玩無益的勾當，非常痛恨，所以雖然有點矯枉過正，卻也足以懲一儆百。

所以，像這種的「法外用刑」雖非常典，倒也不失爲一個大政治家在非常時期所採用的救急應變之法呢。

閒話少說，我們且再來講明太祖在政治上的其他施設。其施設之瑩瑩大者，有如下述，請諸位先丟開成見，虛心的來認識一番罷。

六 頗爲重農愛民

太祖出身田家，做和尙時又曾遊行各地，對於民間疾苦，他是十分深悉的。又因瀏覽史籍，頗有政治常識，所以當他既握政權，便多重農愛民的施設，現在就簡單的舉出幾樁來說說罷：

(一) 他於經營集慶之後，又攻克鎮江，進得鎮江城裏，便召集地方上的知識分子，請他們分頭出發，去作增進生產的運動，勸告大家努力農業，從事蠶桑，勿把時間在怠惰嬉戲中荒廢。

(二) 洪武元年，他獎勵避難的人民，回鄉開墾荒地，準許犯罪逋逃的人，自首自新，凡

書籍農具，一概免稅，民間舊欠，宣布作廢；如有災荒，據實報告，得免賦稅，並予賑濟；鰥、寡、孤、獨、殘廢的人，亦均加以撫恤。

(三) 洪武二年，陝西新經克服，人民苦於災荒，他派人賑濟，每家災戶，給米三石。

(四) 洪武五年時，他頒了一道命令，重申崇農之旨，叫各地職官，切實推進農業建設，並將農桑與教育兩事，作為地方官吏重要的考績，以及格與否，定其升黜。

(五) 洪武七年，賑濟蘇州饑民三十萬戶，將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田租負擔過重的地方，減為半數，並豁免眞定等四十二府州縣的被災田租。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他鄉，而遺有老幼的，都一并給資遣送還鄉；公務人員在遠地亡故，妻子不能歸家的，也設法資送。陣亡將士的家屬，不能生活的，由公家代為存養。

(六) 洪武九年，因連年用兵，民困未蘇，而國家財政，則因整理摺節，已漸餘裕，乃將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浙江、湖南、廣東等省本年的租稅一概豁免，並賑濟湖北等處水災，又特派「都督同知」沐英，專程到陝西去慰問人民疾苦。

(七) 洪武十一年，浙江水災，派大員前去慰問，每家災戶，給米一石，並豁免應天、太平、

鎮江、寧國、廣德等府秋糧。

(八) 洪武十三年，因春季雨雪經旬，他很關懷各地的貧民，怕他們多數困於飢寒，乃頒發詔令，責成地方官吏慎重查明，分別給「鈔」。

(九) 洪武十九年，河南饑荒，人民有出賣子女過活者。他下令賑饑，并用公帑替饑民贖還所賣的子女；又叫地方官存問高年的貧民：年八十以上者，每月給米五斗，酒三斤，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則再加布帛一匹，棉絮一斤。又調查應天、鳳陽的人民，凡鰥、寡、孤、獨不能存活的，每年給米六石。

(一〇) 洪武二十一年，山東 青州，發生饑荒，地方官隱匿災情，不向中央政府報告；被他所知，大為震怒，乃派員拿辦那些匿災不報的官吏，并發賑糧賑濟人民。洪武二十二年，他又派遣御史，往山東調查匿災不報的官吏，分別治罪，藉使不愛民不盡職的官吏，知所戒懼。

(一一) 洪武二十六年，湖北孝感發生饑荒，他據報後，急忙派員前往，將預儲倉穀，貸與饑民。又因那時倉儲制度已很完備，各地都有備荒積穀，便又下了一個令，以後凡遇荒

歉，准各地行政當局先行貸放，再向中央呈報，一方顧到應急，一方仍有統制。

(一一) 洪武二十七年時，他調派國子監的學生們分別出發至各州縣，督促官吏與人民興修水利，如開河、築渠、浚湖、鑿井、建閘等一切水利工程，都因地制宜，分別興修，以利農事，而免災歉。

像減免賦稅這種事情，在他執政的時候，每年總有幾處的。他的特派大員去賑饑存問，都是乘傳出發的。這所謂「乘傳」就是沿着驛道按站換馬馳趕。我們要曉得，那時還未發明汽車飛機，這樣，總算是最快最緊急的辦法了。

最有趣的，是洪武十五年，有一個廣平——即今河北廣平縣——府吏，叫做王允道的，上書請開磁州——即今河北磁縣——鐵冶。那曉得太祖不但不允許，並且還把他杖了一頓，流到嶺南——即大庾嶺以南的廣東——去充軍。理由是，以爲：

『古代的有道明君，在使國無遺賢，不在搜括遺利；現在軍器並不缺乏，人民都已安居樂業，開礦取鐵，無益於國，且重擾民。』

大概這位王允道老先生的條陳，是請役使民夫來開鐵礦，再把開出的鐵製造軍器，

怪不得要大碰釘子了。原來那時，國內外都已平靖無事，無須添造軍器；又當農業還未機械化的時代，鐵的需用量不多；而漢唐以來的政府，又每從鹽鐵攫利，爲民詬病；所以太祖不但_不准，還把王允道定罪嚴辦。這雖然好像是辦得過分一點，但於此一事，也很可以見得他愛民之深了。

七 極意改良習俗

太祖的不開磁州鐵礦，或者會有人疑心他對於人民或嫌姑息，不能充分利用勞力，以興生產。但這個猜想是不對的。試看以前第五章中所說過的『學唱的割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腕，蹴圓的砍腳。』他是何等的憎惡荒廢遊蕩呵！這雖是他在矯正習俗，也正是提倡勤勞的反證。

他不但提倡勤勞，而且也崇尚節儉。試想元末的政治如此腐敗，官吏如此貪污，又當遍地大亂，羣盜如毛，割據劫掠，無所不至，民生真是摧殘極了。但到了明初，國有餘裕，民有蓋藏，居然能把經濟狀況很迅速的振興起來，也正是他崇尚節儉的好處。

講到崇尚節儉，也許又有人要懷疑，以為應當積極的振興實業，不當消極的限制消費。在我們現下這個國際資本主義還在壓倒一切的時代，個人主義極其發達，推銷商品的廣告又說得「天花亂墜」，人們早被資本主義的學說誘惑了，這種思想上的誤會，也確是難免的。但再試看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之國，生產、分配、消費，都成一串連鎖，在統制計劃之下進行，則又顯然是不容浪費，而有節儉的作用存在了。現在我們中國的國民經濟狀態，還停滯在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但因為淪於國際侵略下的次殖民地，受外貨傾銷的影響，已很有許多人在作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享用了，所以弄得農村破產，民生困苦，這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如果要想挽救這種「經濟國難」，當然先得從「統制消費」開始。於是，我們讀歷史的人，也正可採古人之長，捨古人之短，拿「崇尚節儉」來活用了。這樣，我們的讀書求知，纔不冤枉。

再說太祖見南京城中的人民，還是承襲着元朝的積習，優伶、娼妓、賭博，極其流行，成爲風氣；飲食服飾，也以奢侈富麗爲體面，競相誇耀。他認爲『世之治亂，本乎風俗』，這種惡俗，實宜改革，尤其是京城爲四方取法作則的地方，應使成爲「首善之區」，以作各地

模範，所以他便極意的來改良習俗了。

除禁賭禁優的厲行，已略如上述外，他又叫最高行政機關「中書省」議定制度：婚姻不得論財，嫁娶須達成年，禁止「指腹」「割襟」等早定的惡習；喪葬勿惑於陰陽拘忌，及停柩暴露；凡有違犯的，須依律定罪。僧道打醮設齋，聚衆恣意飲食的，也須懲辦。

至於房屋服用，也有相當限制，如：人民的廬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酒壺祇能用錫，不許用銀；并且禁止穿靴。

還有使用奴僕，也在取締之列，如因遭喪亂，有許多被賣及淪爲奴隸的人，他都下令解放，使他們仍做享有自由的公民。閩粵豪家，有閹人子爲奴的，一概抵罪。

他又叫戶部編劃戶籍，以百戶爲里，成一合作單位；凡遇婚姻、死喪、疾病、患難等事，同里中的人須共任扶助，富有的助財，貧窮的助力；春耕秋穫，也須通力合作，實行互助；藉以增進生產，團結羣衆，而達到和樂共同的幸福。

他又取締流民，使各復業，努力耕種；並令就力之所及，墾植荒地，不以原有的田產爲範圍。

他又獎勵公務人員迎養父母，提倡孝道，爲民表率，凡官吏迎養父母於任所的，由公家給以舟車，藉供迎載之用。

至於他糾正習俗的方法，是「威制」和「德化」並行兼施的，也並不是一味猛峻。有一次，他與一個叫劉三吾的，討論糾正習俗的方法，曾經這樣說：

『你說南方風氣柔弱，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可以威制。但是，好人壞人，到處都有，我以爲好人宜於德化，壞人宜於威制，因人而施，庶較得當，實不可一概拘於成法成見的。』

可見他所採嚴峻的手段，甚至於不惜法外用刑，那是特別注重於對付那些怙惡不悛的壞人的。

八 選吏與求賢

與改良習俗同樣注重的，還有徵求賢才這樁事情。太祖每到一處地方，總喜歡收攬當地的人才，大有「求賢若渴」之情。那位學問冠絕一時的宋濂老先生，元朝請他不肯

去，可是終於卻不過太祖的徵聘。

太祖在洪武元年，軍事粗定之後，很客氣的發了一個求賢詔道：

『一國的政治，賴一國的賢才共同處理；現在，賢才們多隱居於山野，是官佐失於敦勸呢？是政府疎於禮待呢？還是朕寡德暗昧，不足以招致賢才；或是當道們從中壅蔽，不使上達呢？……現在政局粗定，朕願與諸位學者們研究治道，有能福國利民的，請就敦勸，由地方官禮送來京。』

他於這個詔書公布之後，又特派專使，分別巡行各地，去鄭重其事的訪求賢才。

洪武十五年，他又下詔徵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的人才，叫他們擔任考核財政的工作，到各地去查驗錢幣穀米，以防官吏舞弊。臨行之前，並發給蓋有國璽的「丹符」，藉作執行職權時的憑證。

洪武十五年，他又下詔徵求「經明行修」的人，由吏部從各地慎選了三千七百多位，進京齊集，太祖親自接見，請他們各抒見解，擬議施設政治的對策。既畢之後，又各送路費，讓他們回去。但太祖卻已從這一次的考問，暗下甄別他們的優劣了；所以過了不久，他

便把認爲合於任用標準的，又按址徵召，使他們擔任掌管省政的「布政使」及佐助布政使的「參政。」

他又疊次徵求國內「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城任職。并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年在六十以上者，」任爲翰林，藉備顧問。

所以他的求賢，也就是爲了選任職官。像這樣的慎重用人，他是頗費一番苦心的，對於廉潔政治，也確曾有過很好的成績。但他卻有兩個缺點，一是性情疑忌，任用欠專；二是中樞主要長官，不免信任暱近的人。（關於這兩點，以後第十二章中還當述及。）否則，真像這樣孜孜的「求賢若渴」「勵精圖治」明初的政治，且要凌駕唐漢而上之了。

九 移民與屯田

同着農事與軍事有關的，還有移民、屯田兩事，也爲太祖所注重。

洪武三年，他遷移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等處無業的人民，到臨淮、濠州一帶去耕種，並分給相當的資金、糧食、牛種，供他們開始生產工作之用；因爲他們都是無產的游民，

僅僅給了他們耕地，而一無其他工具及維持眼前生活的資料，又怎能進行他們的工作呢？

洪武八年，他赦免犯罪的人，叫他們到安徽鳳陽去從事耕種。九年，又遷移山西及眞定無產的人民，也到鳳陽來耕種。

洪武二十一年，他遷移山西澤州、潞州無業的人民，到黃河南北墾植淤田，并給予資金及農具。次年，又遷徙江南的人民，至淮南墾田，也給予資金及農具。

洪武七年，他派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及平章李伯升，分別在河南、山東、北平辦理軍隊屯墾，藉使兵士們參加生產工作。這個方法是很好的，一方充裕軍食，一方也充實國防。

以後，他又叫唐勝宗、耿炳文等率領駐軍屯墾陝西；叫曹震等率領駐軍屯墾雲南；叫傅友德等率領諸將，分屯四川、湖南、兩廣、貴州；叫楊文等率領關東軍隊，屯墾遼東——即今遼寧等處。

他對於邊防是很注意的，凡重要的地方，都設有「衛所」，連設衛所處的地名也稱作衛，如山東的威海衛，浙江的觀海衛，至今還仍沿用着那時的名稱。軍隊不足的地方，則

徵民丁設衛，而那些衛所的軍隊，也規定以十分之七屯田。

他曾叫馮勝等，統領諸將，分行山西，籍民爲軍，屯田於大同東勝，設立十六個衛所。並命他的兒子朱橚、朱橧，率領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朱棣及總兵官周興，則率衛軍往遼東屯田。

大概那些駐屯的軍隊，在西南一帶的，則注重於防禦諸蠻；在西北一帶的，則注重於防禦元人；在東北一帶的，則注重於防禦倭寇。所以那時的國防是鞏固的，外患無從侵入，更無失地喪權之事。就是軍餉也充足，軍隊屯田所得，頗足自養，不必取給於人民。而人民內無苛征，外無侵略，也得享安居樂業的幸福。

一〇 防禦倭寇

所謂倭寇，就是當時日本的浪人。元朝因爲兩次征日本，都因爲船舶不精，反吃敗仗。從此以後，元朝就同日本斷絕了國際上的來往，一直到明朝的興起。

這也是中國人不好，方國珍、張士誠失敗之後，有些黨徒逃往海中，卻去勾結日本西

南海的島人，來侵掠山東沿海州縣。太祖起初想用外交方式來解決這種邊患，特派專使前往日本通好，請他們制止島人入寇。但全然無效，倭寇反從山東海濱，侵擾至浙江、福建沿海一帶。太祖因為日本信佛，又派了八位高僧，去同他們親善，結果也是無功，因為這和當時日本政府無關。於是祇得在沿海一帶廣設衛所，妥為防禦。

他派周德興往福建沿海四郡，審度形勢，佈置衛所，築城十六；并增設四十五個巡檢司，就沿海民戶中三丁抽一，共得一萬五千人，分區編練駐守。又派湯和巡視浙江沿海諸郡，整頓海防，築城五十九，練民兵五萬八千餘人，分區駐守。又派吳傑、張銓，帶領着在別處卸任的軍官，到廣東佈置防務。至於山東、遼東等處，也已早有設備。所以在明朝初年，倭寇還不至成爲大患；等到倭寇熾盛，東南大遭蹂躪時，那是明朝後期，海防廢弛以後的事情。

一一 也會吟詩作文

太祖雖以軍功起家，但他是很崇尚儒學的。他在親征的時候，每得一個大郡，總要在新獲的郡城中謁見孔廟，藉作尊孔重儒的表示。且每每徵召當地的儒士碩彥，演講經史。

他在南京城中的時候，也使儒士在午門輪流更值，替軍官武將們講解經史。又叫他的兒子們，也跟着博士孔克仁研究經史。

至於他自己，不消說，在早年就開始自修，閱覽通鑑；經籍之類，有時也在手中的。文學也來得。他拿得起刀劍，也提得起紙筆。他的信札，直捷了當，而又頗有風趣，現錄其一則如下：

『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賚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足。」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元璋。」

樞密院判汪同閣下。』

這信，是他駐蹕徽州時寄給樞密院判汪同的。看他旅途抽筆，信手寫來，不加渲染，自饒風韻。他寫給別人的信札很多，寫給徐達、宋濂的尤多，都是這樣簡賅樸素。

他也很喜歡做詩，就是在軍務倥傯中，偶得閒暇，也不廢吟咏，賦詩自遣。且常常出口成章，不假雕琢。雖然不及他的信札那樣獨具風格，也還清潤可誦。現試錄二首如下：

渡瀟湘

馬渡溪頭苜蓿香，

片雲片雨渡瀟湘；

東風吹醒英雄夢，

不是咸陽是洛陽。

思老試壯

因過雕鞍見馬肥，

迎風振鬣試霜蹄；

試將舊日弓彎看，

箭入弦來月樣齊。

他自己說：「本係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像他那樣未曾受過教育的人，起初是困於衣食奔走。後來又忙於軍政諸事，但還能够自求學問，寫出那樣的作品，也總算難得了。

一二 興過兩次大獄

太祖以一無所有的人，卻能文能武的幹起這一番大事業來，也自然有他成功的道理。他曾經自述統一中國，平定四方的經過說：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

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可見當時割據各方的羣雄，沒有一個要得獨他能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才俊們同心共濟，所以竟能從「本圖自全」而戡定紛亂，拯救萬姓。我們平心而論，他的愛護人民，澄清吏治，崇尚節儉，改良習俗，這種種方面，確是有功於中國的。洪武間，有一個姓王的嘉興人，寫信給他任職在外的兒子浙右 癸卯科舉人王軫，這封信因另案牽涉，同時被抄入官，故得傳錄於後世，信末有這樣數語：『浙西米價極廉，白者一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從這數語中，我們便很可以證明明初承喪亂殘破之後，竟能將生產能力及國民經濟，很迅速的突飛猛進，像太祖的這種功績，也確是值得稱道的。

但是，很可惜的，他卻犯了兩樁毛病，兩大錯誤：一是私心太重，二是疑忌過甚。因了這兩樁毛病，遂使他雖然極意延攬賢才，而不能始終信任及重任；而任爲中樞要人的，又非賢才，而爲阿順他的佞人。於是，便鬧出了虐殺勳舊，株連無辜種種罪過來了。

像劉基，本是一個極有政治經濟才幹的人，兵法韜略，不過是他的餘技而已。當軍事

大體成功之後，擔任政治建設重要樞紐的「丞相」一席，本非劉基莫屬。但太祖卻把左丞相一席，給了庸碌無能的李善長，因為李善長疊次率衆上表勸進，第一次勸他做「吳國公」，第二次勸他做「吳王」，第三次勸他做「皇帝」，算是最阿順他的人。

李善長因病去職，繼任爲左丞相的楊憲，繼任爲右丞相的汪廣洋，一個排除異己，一個毫無建白，也都非賢才。這兩人因罪被殺後，繼掌中樞要政的，是胡維庸。這胡維庸，初係外縣小吏，因奉迎李善長，破格超升，迭遷太常卿、中書參政，又一躍而爲丞相，他大權在握，威福自恣，貪賄徇私，黜陟任意；劉基也是被他毒死的，更是佞惡不良。他又覬覦太祖的帝位，暗下收買失意軍人，並密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去勾結倭寇，打算裏應外合的起事。後來事情敗露，胡維庸當然早已死有餘辜，被殺是不足惜的，但因這案輾轉牽連的，也死了三萬多人；且究辦的時間，竟連續至數年之久，人心惶惶然，都恐不幸累及，竟造成了當時的絕大恐怖。這就是明初的第一場大獄。

繼胡維庸案件而起的，又有藍玉案件。藍玉本係明初勇將，頗有軍功，常遇春、徐達等老將逝世後，由他充任大將，在塞外追逐元兵，常獲大勝，太祖是很倚重他的。但他缺乏學

問，素少修養，性情又剛愎，不免恃功而驕；畜養豪奴及乾兒子數十人，嘗強占東昌民田，御史去查問，竟至驅逐御史；有一次北征回來，夜入長城，叩喜峯關，關吏爲慎重起見，不即開關，他竟縱兵毀關而進。太祖心裏雖然不樂，但還隱忍。後來被人告密，說他謀反，於是下獄鞫訊，似有其事，藍玉遂被殺。但不幸牽連的，又死了一萬五千多人，連傅友德、曹震等有功之人，也株連被殺；應死的固有冤枉的，尤其不少。這就是明初的第二場大獄。

這種大獄的造成，實應歸咎太祖自己：第一，他私心太重，喜用阿順的人充任要職，有失明察，遂致養奸，等到罪發而誅，已經遲了。與其嚴懲於後，又何如慎重於先呢？這是他的第一大錯。第二，他疑忌過甚，總以爲別人不忠於己，耿直賢智如劉基，既不能寄以心腹，使膺重任，且至由親而疎，被毒以死；而對於不得不付以軍權的，又每不放心，所以一到略有牽涉，便因疑生忌，不惜以「莫須有」之罪而大肆殺戮。這是他的第二大錯。

但他這兩種弱點，也就是他的兩種劣點，在早年時，他還自知檢點，自知克制，我們試看他寫給汪同的信（見以前章中），婉如友朋口吻，全無君王賜給臣下那種板板六十四的官腔，可見他起初時對待同輩，是頗爲客氣的，尙能以誠信相見。等到做了皇帝，可就

兩樣起來了，因為：一則羣雄已平，天下已定，漸到了「鳥盡弓藏」的時候；二則功名富貴已經登峯造極，生圖自固，死圖傳後，深怕別人攘奪；三則賢淑的馬皇后早死，更無善言規勸的人，所以私心與疑忌心一齊暴露，不復自省自制，雖若志切求賢，而喜取阿順，難容忠直；後來且至大殺勳舊，株連無辜，一反其往昔的態度了。

一三 不免惑於封建

現在，我們再講他私心之另一個方面的表現，那就是分封諸子爲王，再演了一次封建的把戲。他因太子朱標，性情仁柔，及朱標早死，長孫允炆又和易無威，爲了身後之計，既不相信異姓勳舊，所以便把他自己的二十六個兒子，除了朱標和朱棣外，都分封爲王，連同其兄之孫守謙，共有二十五王，遍布於國內重要之處：

(1) 秦王棧	都西安	(2) 晉王櫛	都太原	(3) 燕王棣	都北平	(4) 周王橚	都開封
(5) 楚王楨	都武昌	(6) 齊王樽	都青州	(7) 潭王梓	都長沙	(8) 趙王杞	都趙州
(9) 魯王檀	都兗州	(10) 蜀王椿	都成都	(11) 湘王柏	都荊州	(12) 代王桂	都大同

(13) 肅王楬	都甘州	(14) 遼王植	都廣寧	(15) 慶王懋	都寧夏	(16) 寧王權	都大寧
(17) 岷王楸	都岷州	(18) 谷王穗	都宣州	(19) 韓王松	都開原	(20) 藩王模	都潞州
(21) 安王楹	都平涼	(22) 唐王桎	都南陽	(23) 郢王棟	都安陸	(24) 伊王樞	都洛陽
(25) 靖江王 守謙	都桂林						

這許多王國，是分三次封建的，第一次在洪武三年，第二次在洪武十一年，第三次在洪武二十六年。他真像把國家當作私有一樣，祇要是自己的子姪，無論賢不肖，都讓他們開府分藩，遍布於國內重要地帶。不過他的封建制度和周朝有點不同，就是祇給他們爵位，不使他們管理民事，財政也不得過問，每年的用度，則規定給糧萬石，所以尙無實際上的分割狀態。但奉詔討伐的時候，可以指揮諸將，權柄也頗重大。這些，當然是太祖私心的充分表現。

當太祖初封諸子的時候，有一個叫葉居升的，上書直言其弊：

「……恐怕幾代之後，將成爲「尾大不掉」，那時再削他們的地，奪他們的權，則必致起怨，像漢代之七國，晉代之八王那樣，發生內亂事件。否則，或恃險爭霸，或擁兵入

京，甚或乘隙而入，防之無及……」

那知太祖不但不聽，反把葉居升拘留起來，竟使他冤死獄中。葉居升既然直言招忌，以後就沒有人敢議論封建的弊病了。

但不久，葉居升的話果然應驗：等太祖一死，皇太孫允炆繼立，改紀元爲建文，而同姓間的衝突便起來了，一方面是「削藩」死的死，廢的廢，徙的徙；一方面則「造反」，燕王棣，且帶了大兵下江南，同京方開戰。結果是允炆失敗，移名改姓而逃走，一說是宮中起火燒死的，但以逃走之說較爲可信。燕王便篡了帝位，改紀元爲永樂。

這種得失，倒也無關宏旨，祇是這場戰事鬧了三年，南京與北平之間，變成戰場；人民又大遭其殃。而允炆方面的職官，也多被燕王殺戮；如有名的學問家方孝孺，自己個人慘死還不够，竟至「夷及十族」，連內外姻親，再加上一個帥族，也都被殺，還有老殘遊記中所記的濟南大明湖畔有個鐵公祠的鐵鉉，曾任建文兵部尙書，率軍與燕王相抗，也是在這場風波中被磔而死的。

當然，這些都是太祖種下的禍根，因他一念之私，竟至殃及萬民。

一四 留得孝陵供憑弔

太祖享了七十一歲的高壽，做了三十一年皇帝，行過不少功德，也幹過若干罪惡，臨死之前，還客客氣氣的留下了一道遺詔：

『……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人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臨哭者，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

臨死之言，說來倒也娓娓動聽。總算還念念不忘人民，叫百官們「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并叫送喪的三日之後就除喪服，不要把守制服喪的時間拖得太長了，致妨人民嫁娶，這就是說，不願以他的喪事，來妨礙人家的喜事。諄囑喪祭中的儀物不要用金玉；陵墓祇須老樣子，不必改建過，這種節儉之念，倒也無改初衷。他並不自諱出身寒微，沒有古人那樣博知，致好善嫉惡的行爲，有點不得其道；這是他臨終的懺悔話，在深悔他在任性縱

意中所做的錯處。他還以為死是萬物自然之理，不必哀悲，這樣忽然的達觀起來，當也感到「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過於念念為私的無謂了。

當他崩逝之後，臣僚們遵照古來皇家的老例，尊上一個諡號，叫做「高皇帝」；又加上一個廟號，叫做「太祖」；這便是「明太祖」這個名目的由來。

他最後歸宿的地方，叫做孝陵，在南京城外，鍾山之旁，地名孝陵衛的便是。至今，我們還可以看見他陵廟前面的兩排石人石馬，不過已有點七零八落的樣子。進去是他的享堂，再進去是上高下深的隧道，最後的高丘，便是他的墳墓。他就在那高丘下面長眠着。屍骨當然早已朽了；而不朽的，卻是他的事蹟，七分功業，再加上三分罪惡。

清趙翼在他所著的二十二史劄記中，說太祖具着聖賢、豪傑、盜賊諸般品性；這批評是應該有的。但倘若太祖還活着而有知覺的話，則看見了這樣的批評，是一定要老淚縱橫，悲感萬分的。就是我們讀史的人，也不免替他老人家難過：為甚麼好端端的一個人，既已具有聖賢豪傑的高尚品性，怎的又加上盜賊樣的惡品性呢！這是多麼美中不足，像「佛頭著糞」一般的使人難堪呵！

人們大都是具有善和惡兩個根性的。把善的根性發揚起來，把惡的根性克制下去，這就成爲一個好人了；任惡的根性發揮出來，讓善的根性埋沒下去，這就成爲一個壞人了。總該怪太祖既已發揚了他的好德性，卻又讓他的壞脾氣——私心，疑忌心，在後期的生活中任意發揮，不加克制，遂致褻瀆了自己的莊嚴。盜賊，這是一個多麼難聽難受的名詞！倘若他曉得要蒙這惡名，總該深悔自家太失檢點罷？

他的安葬的地方——明孝陵，真是一個好去處，登上他墓前的高臺一望，氣象雄莊非凡。倘若讀者諸君上南京去，於瞻謁孫中山先生陵墓之後，很可以乘便到孝陵去逛逛。站在那高高的臺上，極目四望，再回顧後面叢生着古木的丘墓，緬想那長眠者生前的偉大及其不幸的卑劣，這真是够人憑弔的。

（完）

明太祖

五〇